含英咀华 别有见地(上)

——再读李健吾《咀华集》谈文艺评论的姿态

◎宋生贵

笔者第一次读到李健吾先生(笔名刘西渭)的《咀华集》是1984年,当时正在武汉大学读书,主修美学与文艺理论。在课堂上,有几位老师从不同角度讲到了李健吾先生的戏剧、小说、散文创作与文艺批评,其中特别讲到了他以笔名刘西渭刊行的文艺评论集《咀华集》。因老师们的介绍与推崇之故,我和班里几个同学第一次在学校内的书店看到书架上摆出《咀华集》一书,便不约而同地兴奋起来,接着都毫不犹豫地各买一本。

从相关文献中获悉,《咀华集》最早刊布于巴金先生主编的《文学丛刊》。该丛刊从1936年先后共出版10集,每集16册,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60册《文学丛刊》中,收有当年中国文坛上众多优秀作家的重要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李健吾先生的《咀华集》是入编《文学丛刊》凡160册中唯一的一本文艺评论集。我们买到的这本《咀华集》,是花城出版社1984年6月出版的重印本。

《咀华集》收入11篇评论文章和2篇附录,对20世纪30年代中期蜚声中国文坛的作家如巴金、沈从文、曹禺、卞之琳、萧乾、何其芳、李广田等当时新发表的作品进行分析、评论。书中不仅有评论者李健吾先生独到的鉴赏和评述(包括直指要害的批评),还有被评论者自己真诚的"自白"、坦率的争辩,堪称是当年中国文坛绽放的一枝奇葩。该书从初刊到现在,经过数十年的历史洗礼,今日读来,依然会感到其鲜活的生命力。

笔者不记得细读或粗粗翻阅过这本8万余字的小书有多少次了,只觉得每次都有收获。近来,笔者结合自己对当下文艺评论状况的某些感受与看法,再次重新仔细阅读之,从中得到新的启迪,并再次激活笔者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首先,笔者从《咀华集》中读到作为文艺评论家的李健吾先生对文艺评论本身的自觉,并由此进而见识他自觉的姿态。所谓对文艺评论本身的自觉,即指从事文艺评论工作者能够对诸如文艺评论的性质及作用是什么?做好文艺评论须具备哪些主体条件与素养,有效的文艺评论如何运用合乎规律的方法等问题,有自觉而明晰的认识。笔者以为,这是做好文艺评论的重要前提,唯其有此自觉,才可能真正意识到文艺评论的责任及特殊意味之所在,才可能提升事业的庄重感,并为之付出持续性努力;才可能避免盲目性、随意性以及因受这样那样的功利目的驱使而产生不良之举。李健吾先生对文艺评论的认识是明确的。他说:"批评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简单,更不是老板出钱收买的那类书评。它有它的尊严,犹如任何种艺术具有尊严;正因为批评不是别的,它也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有它自己的宇宙,有它自己深厚的人性做根据。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犹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需要外在的提示,甚至于离不开实际的影响。但是最后决定一切的,却不是某部杰作或者某种利益,而是它自己的存在,一种完整无缺的精神作用,犹如任何创作者,由他更深的人性提炼他的精华,成为一件可以单独生存的艺术品。"由此可以见出,在李健吾先生的自觉意识中,文艺评论是评论家独立的精神劳动,同文艺家一样具有创造性,其成果是"可以单独生存的艺术品",绝非是依赖于评论对象而存在的附属品。

细读《咀华集》中的每篇评论文章,即明晰地发现李健吾先生正是以他对文艺评论的自觉认识而开展评论的。如他对沈从文先生《边城》的评论,文章开头即首先表明自己的评论态度。他说:"一个批评家,与其说是法庭的审判,不如说是一个科学的分析者。科学的,我是说公正的;分析的,我是说要独具只眼,一直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的深处。"的确,李健吾先生对《边城》及沈从文先生小说创作的分析可谓是"独具只眼"的。他发现沈从文先生是类似于法国作家福楼拜那样渐渐走向"自觉地艺术的小说家"。他认为沈从文先生热情地"崇拜美";"在他艺术的制作里,他表现了一段具体的生命,而这生命是美化了的,经过他的热情再现的。大多数人可以欣赏他的作品。因为他所涵有的理想,是人人可以接受,融化在各自的生命里的。"文章对《边城》主人公翠翠的性格进行分析之后,顺带写道:"沈从文先生描写少女思春,最是天真烂漫。我们不妨参看他往年一篇《三三》的短篇小说。他好像生来具有一个少女的灵魂,观察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这种内心现象的描写是沈从文先生的另一个特征。"我们仔细阅读《咀华集》中的文章,可以从其独到的分析与富有个性化的表达中,感受到文艺评论本身具有的创造性。

在阅读和体会《咀华集》的过程中,笔者不免想到当下文艺评论中的某些问题,并且自然地生出一些感慨。远的不提,就近些年来看,人们对文艺评论的批评甚至是指责似乎时常可见,其中为人病诟颇多的,有人云亦云、缺乏独到见地与个性力量的"庸评",有堆叠空话、生搬术语的"套评",有哗众取宠、招摇过市的"酷评",有因人定调、投其所好的"媚评""涩评"等,有故弄玄虚、用语生硬的"涩评"等等。此外,借文艺评论之名,而迎合某种时尚,拼凑些言不由衷的文字,以求赚得虚名或图点小利者,也不鲜见。诸如此类情况的出现,其原因有多种多样,甚至也不免显得复杂,不过,若对此杂多的现象进行问题聚焦,笔者以为,其聚焦点正是某些写评论的人缺乏对文艺评论本身的自觉。当然,这个认识是再读《咀华集》而得到的新启示。试想,如果每一个准备动手写文艺评论的人,都能够明白并认同"批评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因此进而认识到"一个批评者需要广大的胸襟",既然选择了文艺评论,就应当涵养自己的诚挚笃信,并能以哲学家的深邃思考文艺的特质,以艺术家的敏感贴近自己所评论的作品,使自己的笔下文字不传伪情,不发空论,不流虚言。若真能如此,则相信上述文艺评论中的问题,或许可以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

就文艺评论家自身而言,对文艺评论本身的自觉,必然会提升其开展合规律文艺评论的自信。李健吾先生对文艺批评家及文艺批评的作用是十分自信的。他认为,"一个伟大的批评家抵得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因为在他看来,"一个批评家是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有颗创造的心灵运用死的知识,他的野心在扩大他的人格,增深他的认识,提高他的鉴赏,完成他的理论。创作家根据材料和他的存在,提炼出来他的艺术;批评家根据前者的艺术和存在,不仅说出见解;进而企图完成批评的使命,因为它本身也正是一种艺术。"也许让每一个文艺评论家的所有评论都做到"大公无私",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求,但有一点则是应该确信的,即如果我们的文艺评论界有更多的人能有如李健吾先生这样的自觉与自信,那么,相信像当年他所指出的"寄生虫"式、"应声虫"式、"空口白嚼的木头虫"式的评论,今日某些为人们所生厌与指责的赶时髦式评论、人情评论、红包评论以及上述"庸评""套评""酷评""媚评""涩评"等,必然会少出现许多!

(作者为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博士生导师)

纵论

雪乡夜色。 苗青 摄

民族题材动漫创作前景可待

◎王宏伟

国家艺术基金"民族题材动漫青年创作人才培养项目"结项展览暨"第三届中国民族题材原创动漫作品大赛"不久前在呼和浩特掀起了一场动漫风潮。

应当肯定,"民族题材动漫青年创作人才培养项目"是在积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守望相助""建设亮丽内蒙古"理念下,自觉传承民族文化而进行的一次民族题材动漫创作的具体实践和有益探索。通过实施国家艺术基金人才培养项目,从全国招募从事民族题材动漫创作的青年才俊,邀请国内外动漫领域的一流学者、动漫媒体人、动漫导演、动漫策划人等行业专家,进行集中的授课培训,从而达到培养一支从事民族题材动漫创作的青年人才队伍,体现出来的是在大力提倡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时代背景下,民族文化与动漫前沿的自觉相融。此次参展的39位项目学员,来自全国不同省份,是按国家艺术基金要求,从全国众多报名者中层层遴选,最终确定的。通过此次项目成果的展示,我们看到了一批理念新颖、艺术精湛的民族题材动画的前期概念设计以及漫画、插画作品,并且有了相应的研究成果。

展出的200余件作品是学员创作的部分优秀作品,从内容上看,涵盖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神话传说、地理风貌、人文历史等多种题材。作品的表现风格也极为丰富,有写意手绘插画、装饰性数码插画、奇幻的动画场景、风格绚丽的多格漫画以及展示动画前期概念设计的多媒体视频等等。作品主题与价值观也多样丰富,有表现少数民族的真善美和情感价值观,有表达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也有展现少数民族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

在艺术和学术上,这个项目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学员和作者将自己的艺术追求与时代赋予动漫艺术家的责任担当有机结合,从动漫艺术本体出发,把动漫艺术的语言、规律与独特的民族文化、时代内涵紧密结合起来,创作出了独具民族文化内涵、民族精神和地域特色的优秀动漫作品。同时,在这些作品中,学员们不仅积极传承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而且创造性地拓展了动漫艺术创作的题材、内容、形式、手法,积极探索动漫艺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更多的可能性,找到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动漫艺术发展新路。由此,我们得到的思考和启发是,坚持以民族性、地域性、当代性的视域下,深入挖掘了民族题材动漫在当代视觉文化传播中的无限可能性,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并寄予厚望。

事业的发展关键在人才,动漫人才是中国动漫建设发展的核心和根本,高素质民族动漫创作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是中国民族题材动漫发展的基础,也是我国动漫产业发展和崛起的根本动力。本届"中国民族题材原创动漫作品大赛",无论是作品质量还是民族题材的挖掘和动漫呈现让我们感到欣慰,希望这个平台和动漫赛事越办越好,以此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民族题材动漫的创作和研究中来。

点睛

新年致读者

时光匆匆,新春又至。送走的是烟花般的绚烂,迎接的是期盼中的重逢。

2019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5周年,而这一年恰逢我们的《文艺评论》版创办5周年。

关键的时间节点,总是让人豪情顿生。这一年,全区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站在文艺前沿发声、引领文艺创作风尚,以精品力作奉献人民,创作推出一大批思辩性、艺术性、引领性具佳的上乘佳作,成为自治区文艺百花中一道别样的风景。

走过5年历程,如今的《文艺评论》羽翼渐丰,不仅吸引了一大批区内外文化艺术界知名专家学者的关注,而且以其深度的思想、犀利的文风、敏锐的观察、公正的评论在读者心目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时代呼唤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和评论家。2020年,《文艺评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致力打造内蒙古文化界知名评论品牌。让我们更加自觉深入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筑魂,用文艺凝聚起新时代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踏着春天的脚步,2020,让我们携手同行!

文艺评论

风吹过青草连绵

——听苏日娜读《我命中的枣红马》

◎远心

"风吹过青草连绵,莫尼山矗立在眼前,巍峨身躯高入云端,守护着我们的平安……"每当这首古老的蒙古族民歌唱起,时光一样久远沉静的大爱便涌上心怀。播音艺术家苏日娜的声音里,有《莫尼山》的大气和悲悯。我的诗命中注定遇到她。她的朗读复活并升华了诗境,与我的心灵和生命共鸣共振。诗、诗人、朗读者,情怀激荡往还,与这片草原融为一体。

一

第一次听见苏日娜的声音,是1997年,在呼和浩特老赛马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0周年大庆现场。赛马场上空那个声音,今天又清晰地回来。没有想到,22年后,2019年8月20日,在内蒙古电视台1400平米演播大厅,我能现场观看苏日娜朗读我的诗。这首诗2018年发表在《中国作家》,是我写诗20年来的代表作,或许还是第三本诗集的名字——《我命中的枣红马》。

苏日娜策划了这场"以马为梦·时空之上"首届弘扬蒙古马精神文学品读会。苏日娜录了没有音乐的朗读,感动地多次流泪,音质、感觉好听极了,比有音乐的还好。

8月20日晚上录制。我一早出门就带上了水红色蒙古袍。特别鲜亮,即使在穿蒙古袍的人群中,它也是最亮的一抹。苏日娜要读我的诗,这是我人生重大的节日,唯有盛装,才能表达敬重。我准备了玫瑰花束,终于找到一个理由给苏日娜献花。

二

写到这里,突然心脏微沉,我比谁都知道这首诗的情感能量,不敢轻易面对。《我命中的枣红马》,在激情状态下写出,几乎一气呵成。命运之红光一闪而过,照亮了我。我所爱的是草原那匹注定相遇的枣红马,我所写的是具有野性奔驰之力的枣红马。我是枣红马,我是蒙古马,我是地母,我是草原,我是命运,我是过客,我也是归人。跨度极大的精神飞翔与对话,像从海啸的海水深处一直攀登到顶峰,而后盘旋、沸腾、燃烧,最后陷入寂静。是的,"我是一座不会移动的山丘/站在你出发的地方//我已悄悄地走过很多四季/为了走到你马蹄到达之地/日复一日,置备粮草和精气"。这个我,是诗的自我,是命运的自我,是爱的本质。

开场几个节目过后,一直坐在舞台一侧的四位嘉宾开始朗读。克明读《成吉思汗的八匹骏马》。写《呼伦贝尔大草原》歌词的克明,用声音再现了成吉思汗的英雄宝马。那种震撼,带着历史,带着英雄的气息,惊心动魄。萨仁托娅读《远去的战马》。这部长篇小说聚集了她和祖辈的情怀,她的朗读触动着我们。苏日娜开始品评。

苏日娜说跟大家分享一首青年女诗人的诗。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向舞台中央。整个舞台,三块大屏幕上,出现了三个怀旧色的马头,眼神神秘而深情。正中间的屏幕,一个身穿蒙古袍、戴着珠宝垂连贵族头饰的女子,庄严站立,侧身面向马头。那就是我诗中的形象。

穿黑西装的小伙子拉着马头琴坐在一旁。琴声响起,从遥远的地方走来,如一匹安静的蒙古马,一朵情怀萦绕的祥云。苏日娜面对他,开始深情诉说:

我一直在这里等你,我命中的枣红马/曾经的黑被你眼底的风情镀亮/早霞和夕阳烧融你金色双翅/爱和毁灭把鲜血融进你的色泽/你的鬃颈和你眼底的雄光。

情感如此深厚、浓重,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沉入诗境。马头琴嘶哑,马头琴在其中而又旁观,马头琴托着大地。"任何嘶鸣都能牵绊你,拉响马头琴的两根弦/一根绝望,一根遥望。"苏日娜面向观众,当绝望和遥望同时成为一个人的姿态,谁能描绘那辽阔而镇静的风景。"我是无以逃遁的地母/遇见你赠予你刺伤你喂养你/却不能和你一起飞翔踏遍未知的大地"。苏日娜是蒙古族,她的女中音仿佛从大地深处涌现,浑圆大气。她拥有蒙古草原的胸怀,她是声音的地母。这匹枣红马的样子,在苏日娜的声音里神采照人,它早已超出了诗里的句子,而成为一匹有声有形的英俊野马:

还未发生的,如何预警/你踩紧油门,让尘土飞成光轮/你忽视一切存在一切遮蔽一切细微的生命/你把自己置于屠戮与厮杀的现场/脸上露出宁静的笑靥,抿紧双唇。

我爱你抿着嘴唇的样子/青髭略浮在唇上,唇线微微翘起/你初涉世的样子,坐在母亲对面的样子/母亲怎样娇纵了你的青春/让那奔驰之力延续到无物的荒野/与天宇间雷光星云的奥秘对垒。

"光轮"两个字,在苏日娜的声音里发光。她收放自如,她的情感如同草原的海,如同连绵的山,跌宕起伏运动而时刻保持回收之力。她的声音把诗中形象和情感张力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就是声音的艺术,用声音来塑造形象,表达情感,一个人就是一台戏,一个人就是一场命运,用声音赋予万物灵魂和意志。这匹枣红马,它骄傲,不可一世,不可限量。它不怕危险,不怕命运,不怕斗争。它所向无敌,目中无人,它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向前,向梦想荒野,任凭自由驰骋之力延续到无限远方。苏日娜的音域,像马头琴的琴弦和琴箱,可以高至云天,亦可低至尘埃。她整个身体都托付给声音,托付给命中的枣红马。那是发自生命里,而又命中注定的相遇和别离。全场陷入巨大的寂静和情感浓雾中,1400个观众都成了草原上的风,草原上的草,见证这匹枣红马的生命历程。苏日娜创造了一个世界,那是带着原始能量的天空和大地。枣红马,与巨大的悲悯之爱相遇,它成长、成熟,驰骋无疆。

面对这样一匹马,诗该如何继续,朗读该如何继续?

我放开了手中的缰绳/一匹野马的魂灵注定与无边的野草共生/而我不是野草,不是草原/我是一座不会移动的山丘/站在你出发的地方。

没有人能驾驭一匹野马,只有地母。"我不是野草,不是草原。"这是对生命有限性的地母情怀的判断,这也是对命运的自觉。苏日娜的声音在颤抖,只有她的声音能量,能够从激越的高峰回到地母的山丘。一种亘古的静穆、悲壮、庄严、高贵,不是放手,不是放弃,而是坚守和等待,"我已悄悄地走过很多四季/为了走到你马蹄到达之地/日复一日,置备粮草和精气"。是面向命运的一种自我成长,是获得爱的力量、生命能量后的不倦创造和积蓄。或许,只有草原上这座不会移动的山丘,才能与野马的奔驰之力暗暗相抗、相守、相望。苏日娜的眼泪一直含着,声音坚毅,她甚至比诗人更清楚这结局的力量。

苏日娜用声音复活了我命中的枣红马。我看着她,听着她,一直流泪。从她在舞台上读这首诗开始,枣红马已经不属于我,它属于苏日娜,属于这片蒙古高原,属于青青草原。

此刻,我只能在蒙古族歌唱家乌仁娜演唱的《摇篮》清唱中,继续写下去。一边是命运的嘶鸣,一边是母亲的抚慰。在复杂的声音和情感中,找到暂时的平衡。我试着用文字展现苏日娜的声音。她复活了这匹马,这匹青春野马,自由神马!

三

那夜,听完苏日娜朗读,走到内蒙古电视台门外。我被掏空,内心激荡无言,只好长歌。我在路边高唱《莫尼山》:"莫尼山连绵不断,宛如神圣的诗篇,任时光慢慢走远,静静守护着草原……"一遍又一遍,非长歌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波澜。我诗歌中所有的意象、情感、力量,无不从这片草原生发。

苏日娜是内蒙古草原的女儿。她出生在呼和浩特,童年在赤峰市敖汉旗生活8年。作为内蒙古电视台主持人,在内蒙古和全国获奖无数,是名副其实的播音艺术家。如今,她又多了一项重要活动——"为盲人讲电影"。从2017年3月,到现在已讲了几十场。她悄悄地做这件事,投入身心,用声音为盲人打开电影之门。她是一个声音的引路者。我想总会有更多的人看到苏日娜的发心,让这项具有开拓性的艺术事业走得更远。苏日娜相信:"心里光明,世界便不再黑暗;心里光明,世界便清晰透亮;心里光明,世界便温暖如春。"心里有大爱的苏日娜,用声音的光芒,照亮了《我命中的枣红马》。

在那个初秋之夜,苏日娜将我的枣红马放生。蒙古人会把一匹有功劳的马放生,为它敬献哈达,唱着长调,唱着古老的马赞,送它返回草原。这匹马来源于草原,也回归草原。放生的马有印记,任何人遇到它都会礼敬,不再役使。我的枣红马正青春,它在苏日娜的诵读声中回归草原。

舞台上的苏日娜,她接通了枣红马和天地的灵魂,她赋予一匹文字之马以声音和形象,她把自己的情感和命运之思注入这匹马。

而我,退在苏日娜身后,退在文字后面,退回草原,退回诗:

这匹复活之马/将在黄昏、草原、阴山、黄河几字头/将在近前,和遥远的天边/在春秋,和往来交替的寒暑/或腾空奔驰,或盛装舞步。而后在山丘上徜徉,静立/并默默回忆。

回味